



月照今人

◎成都市郫都区嘉祥外国语学校高2024级1班 张昊睿

开篇融月色与思绪为一体，意境优美，自然切入“古今相通”的立意，起笔不俗。

我轻轻放下书，抬眼望向窗外——月色如水，漫过阳台，漫过屋檐，漫过千年未曾改变的清光，洒在我肩上。这一片月光，李白也曾见过。

小时候背诵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，只觉得字句顺口，像一首简单明净的歌。那时只当诗里写的是乡愁，却不知道那短短几句，盛的竟是半个盛唐的气象与心事。后来离家求学，常一个人站在宿舍阳台上，看月光静静铺下来，薄薄的，凉凉的，真如一层清霜。这时我才慢慢懂得，李白写的不只是月光，而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每逢想家，那首诗便自然浮现，伴着月色，温暖异乡的夜晚。

再后来读到杜甫的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，年少时不甚了了。直到某一个秋天，送别一位朋友，独自归来，风从林间穿过，黄叶一片片轻轻落在肩上，我忽然想起这首诗。杜甫写下它时，心中是战乱的苍凉、一生的漂泊、晚年的孤病；而我心中，不过是一场小小的离别。可奇妙的是，隔着千年岁月，我们竟在同一句诗里，心意相逢。

以个人经历对接古诗情感，古今共情自然真切，是本文亮点。

月光依旧是少年时的月光，九州一色，仍是李白笔下的霜。月光是旧的，可每一次照在今人的肩上，便有了新的温度；落叶是旧的，可每一次飘落在眼前，便带着新的心情。我们在李白的酒杯里打捞月光，斟进自己的心事；我们在杜甫的泪光中望见山河，又以自己的泪，打湿那片山河。这大约就是经典的力量——它不拒绝任何人。苏轼把酒问青天，写下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弟弟苏辙。千年之后，每一个中秋，都有人在月下轻轻念起这两句词，但念的已不是苏轼的思念，而是自己的。

语言灵动，意象鲜活，将经典与个人心境结合，文笔极具感染力。

曹雪芹写“花谢花飞花满天”，写的是大观园的兴衰，可读的人，有的看见了凄美，有的悟得无常，有的照见自己一生的故事。经典就像一口深井，深而沉静。每一代人都往其中投下自己的一颗心，听见的回声，都是新的，只属于那一刻的自己。

清代诗人赵翼说：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可他或许不知，真正的才情，从不忘记来路；真正的新意，从不与传承相离。新意不是突然从空中落下的花，而是从古老的泥土里，慢慢长出来的芽。前人的心意，像一盏灯，不曾熄灭，只静静传给后来人。我们读那些古诗词，不是为了跟着走，而是借着那一点光，看清自己的心。李白“我本楚狂人”的洒脱里，有庄子的自在；杜甫“致君尧舜上”的赤诚中，有孟子的悲悯。今日读李白、读杜甫，不是为了回到盛唐，而是为了在千年前的月光里，照见自己的影子。

举例丰富，论证经典的普适性，视野开阔；但苏轼与曹雪芹的例子衔接稍快，可稍作过渡，那样结构更紧凑。

结尾收束有力，回扣标题，意境悠远，升华主旨；若能再精简一句，收尾会更干脆利落。

陶渊明东篱采菊，心中藏着《诗经》的古意；苏轼泛舟赤壁，脑海里浮着曹操的诗句。他们读前人之诗，走自己的路，最终也成了后人仰望的风景。这便是文学的长河。上游之水流下，下游之水相接，汇成一脉浩荡江水。每一朵浪花都是新的，李白的浪花，杜甫的浪花，流到我们这里，依然鲜活明亮。我们读他们的诗，再把自己的那一朵心事，轻轻放进长河。

月是盛唐月，人是今世人。眼前千树繁盛，是一万次的枯木逢春。当盛唐的月光洒进今人的酒杯，那酒便有了新的滋味，清淡而绵长，像一条不息的河，从千年前缓缓流来，又向千年后静静流去。而我，不过是这条长河之中，又一朵轻轻跃起的浪花。

评语

这是一篇文质兼美、底蕴深厚的优秀散文，用细腻的笔触打通了古今，让经典在当下焕发生机，既展现了丰厚的文学积累，又体现了独立思考能力。若能在结构紧凑度上稍作打磨，会是一篇近乎完美的佳作。

(指导教师:成都市郫都区嘉祥外国语学校 罗盈秋)

